

The
luxury
of
love

奢侈

作品◆折火一夏

我不够好。
没有关系，够用就好。



暖爱言情作家
· 折火一夏 ·
先婚后爱 · 代表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luxury
of
love

奢侈

折火夏

作品



Luxury
of lov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奢侈 / 折火一夏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94-5

I. ①奢… II. ①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9938号

书 名 奢侈

出 品 人 华楠

著 者 折火一夏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约编辑 读客余慧 徐磊

监 制 读客周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94-5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027

第四章 前尘往事

聂母说，染青小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站在陆家门外大声敲门。

035

第五章 现世安稳

聂染青觉得自己隐约抓到了习进南的软肋，得寸进尺：习进南，我明天想喝你做的牛肉汤。

043

第六章 表里不一

夜色凉如水，聂染青看着明明灭灭的夜景，忽然想起习进南刚刚开玩笑说让她飞去看他。

001

第一章 旧人归来

十米远的地方，杵着一个人，一个故人。

009

第二章 今夕何夕

他说：『我要的是老婆，又不是厨子。』

018

第三章 重聚一堂

习进南哼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唯利是图？』



CONTENTS

目录



053 第七章 暗流涌动

聂染青抿嘴笑：“让他装深沉，憋死他好了。”

059 第八章 阴晴不定

忽然一股力量自斜后方传来，拉着她直直倒向温暖的怀抱。

067 第九章 风波乍起

他的声音清凉又柔和，很能抚静人心。

075

第十章 谁是谁非

聂染青：“习进南微微动怒，手指蜷了又伸，要胡闹可以，但是你必须回到我身边。”

082

第十一章 难得糊涂

他撑在她的上方，挡住了她眼前一片天地。

091

第十二章 投石探路

他沉默良久，终于低低地开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记得我在你身边。”



CONTENTS

目录



117

第十五章 狭路相逢

聂染青不是聂染兮，心里盛不下那些钩心斗角。

109

第十四章 身心疲惫

聂染青仰脸看着他，他带着清浅的笑，却让她莫名感到了一种滔天的怒意。

098

第十三章 偏离轨迹

聂染青叹气，为什么她这三年时间里，为数不多的哭泣都能被习进南看到。

154

第十八章 江水东流

聂染青几乎喘不过气，像是心脏本来被高高地悬着，现在又狠狠地砸到了地上。

146

第十七章 过往云烟

她确定习进南是在闹脾气。

129

第十六章 迷雾重重

她甚至都没察觉到自己的眉头已经微微拧起，她吃得越来越少，后来叹口气，索性把筷子扔下，蓦地发话：‘习进南，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CONTENTS

目录



162

第十九章 灯火阑珊
婚姻是大事，不得儿戏。

170

第二十章 佳期如梦

聂染青有一刹那的晕眩，她一眨不眨地看着他走过来，忽然觉得满是清凉，水一般的感觉贯通身心。

180

第二十一章 口是心非

她有些发愣，以至习进南捉住她手的时候，她连一丝反抗都没有。

190

第二十二章 山穷水尽

看到她睁眼，他又补充了一句：『跟我在一起让你觉得反感？』

197

第二十三章 柳暗花明

个个都是演戏高手，连她这个真观众都被硬拉进来客串了一把，聂染青简直欲哭无泪了。

207

第二十四章 岁月静好

他轻轻开口：『虽然这世界的确挺大，人也很多，不过我好像又有一点非你不可的意味。』

214

三篇番外

第一章 旧人归来

十米远的地方，杵着一个人，一个故人。

聂染青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便觉得自己表现不俗。她原本一直幻想有一天，可以亲身体会一把打击第三者打击到让其落荒而逃的快感，没想到真的让她碰到了，并且结果让她很满意，至少她自己回味无穷。

两周前在大剧院有场大腕云集、星光璀璨的话剧，票是很早就订好的，但是姚蜜临时有急事，聂染青很喜欢里面的某女星，自己一个人去又感觉没意思，于是缠着习进南跟她一起去看。坐在台下时，聂染青指着台上那位明艳动人的美女对习进南说：“我喜欢的就是她，长得漂亮，演戏演得也非常好。”

习进南当时支着个胳膊昏昏欲睡，随口就答了个“嗯”。

聂染青推推他，满目憧憬地说：“你不是有位娱乐圈的朋友吗？能不能给我搞到一张签名？”

习进南不知是困了还是真的听进去了，反正当时点了点头。

她这话也就是随口说说，没指望习进南真的会去帮她要签名。没想到大前天晚上，习进南回家后，竟然真的把一张很华丽的签名丢在桌子上，虽然表情就像是交差一样，但聂染青还是很受宠若惊，于是放弃了电视上她最喜欢的综艺节目，去给他放了洗澡水。

她本以为这样就完了，然而今天上午，那位美丽的女明星却纡尊降贵地打来电话。

聂染青说不惊讶是假的。电话里美女的声音柔婉，却还有点趾高气昂的意味，又想要故作谦逊，聂染青于是就听到她这么说：“聂小姐对不对？今天下午我想要跟你见一面，可以吗？”



聂染青实在想不出来自己跟她能有什么交集，于是听她继续往下说。

美女却不说了，只是固执地等着这边的回话。

聂染青见过的明星寥寥无几，现在人家都单独约她出来见面了，就算是鸿门宴，自己的偶像请自己去吃，聂染青觉得成为刀板上的鱼肉也算荣幸，她怎能不答应。

两人定在一家私人会所见面。明星就是不一样，一头长发光泽柔顺，戴着墨镜也难掩气质。聂染青坐在座位上端着某时尚杂志看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大腕现实中的一面。

一袭紫衣罩身，流苏耳坠长短大小均宜，明星美女摘下眼镜后微微一笑，声音柔到不可思议：“你好聂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

美女打量了她一番，忽然说：“你的皮肤很白。”

聂染青笑道：“自然不比许小姐漂亮。”

美女显然满意，口气温和了一点，却很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我来的意图也很明显了。我喜欢进南，我想和他在一起。”

然后嫣然一笑。

这话很是直接，美女锐利地盯着她看，聂染青不知道要摆出什么表情才好，她其实很想镇定地说这很正常，全天下喜欢他的女人太多了，但想想自己作为习进南的老婆这么说好像又不太合适，到最后就说了一个字：“嗯。”

美女脾气好像不太好，耐心好像也不怎样，聂染青那句模糊的“嗯”在她眼里就好像是示威一样，于是变得有点不耐烦，杏眼变成了圆形：“前两天，进南在电话里告诉我，其实你和他的关系不如众人眼中那么和谐，既然如此，你干吗还巴着他不放？”

她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于是聂染青耐心地等她继续说完。

美女又说：“聂染青，两年前你把习进南当成救命稻草，你不觉得这样对不起进南吗？”

聂染青手一顿，这她都知道？

美女继续说：“聂染青，你和进南并不合适，所以……”

她还没说完，聂染青一口茶“没忍住”，浇了对面美女花一般的脸。

美女立刻愠怒，脸青一阵白一阵，变得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滴茶水还唯恐天下不乱地顺着她的尖下巴滑了下来，看得聂染青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刚想道歉，美女却狠狠地瞪着她，修长的手指直指她的脑门，绿玉般的美甲已经在她的皮肤上留了个小纪念，声音依旧是很好听，但却不够悦耳：“你！”

聂染青又笑了笑：“收回你的手，许小姐。你对我说这些话，不如直接去对习进南说。大庭广众下这样没有礼貌，不担心周围有我请来的八卦小报记者么？”

美女姣好的面容狠狠一变，最终心有不甘地拂袖而去。

其实聂染青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那明星的段数实在是低了点，连刺激她的话都没说，按照电视里和小说里的桥段，她应该回顾一下她和习进南在一起的那些事才对，这样才更有打击力度。可惜这美女明显是智商和胸围不成正比，聂染青几句话就气得她甩手走人，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让聂染青想起了撼树蚍蜉。

晚上聂染青拖着姚蜜去喝粥的时候，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她听。没想到姚蜜一张嘴比她更毒舌：“你说小三不合格，你这正房就达标了？我看你俩结婚就跟玩似的，冒出个不成器的小三你反倒觉得高兴了。结婚两年连习进南做什么的都是从网上找的，你问问他又怎么了？他是你老公，这些东西你不问还打算让谁去问？”

聂染青一边喝粥一边含糊不清地答：“难得糊涂嘛，我问那么详细干吗？他又不会害我。”

“这叫促进夫妻和谐懂不懂？”

“不懂。”

“聂染青，”姚蜜快被她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逼疯了，“你再这么做，不怕他变成第二个陆沛？”

聂染青一滞，接着镇定地喝粥并说：“蜜子，我觉得你以后嫁人了肯定是个贤妻良母。”

姚蜜自知说错了话，此刻也跟着转移话题：“怎么说？”

“你的话跟我妈有得一拼了。”

姚蜜咬牙切齿：“聂染青，你就是个怪胎，人家小三找到你头上你还这么有雅兴损我。”

聂染青笑道：“现在是新时代，成天哭哭啼啼的多不合适，小三找来就找来呗，习进南没做什么就行了。”

姚蜜看着聂染青把碗里的粥往右搅了两圈，又往左搅了两圈，然后在中间画了一道线，看着白色的粥缓慢愈合，然后再画一道，直到看得不耐烦：

“诡辩。你怎么知道习进南什么都没做？”

“许谈前天打电话给习进南的时候，我在旁边啊。”

“真是晕，合着你俩合伙蒙人啊！”

聂染青确实是不知道习进南的底细。自打她两年前在一片艳羡声中嫁给习进南，到现在除了知道他家里人很开明，事业也还行，人品中上之外，具体的别人问她，她也答不上来，难怪姚蜜会一脸怒其不争的模样。

不过她对这些也确实没什么非要知道的执念，习进南一贯都是不问不说的主，而且她从来都觉得，刻意打听别人的隐私是有违道德的行为，即便这个别人是自己的枕边人。

等聂染青回家的时候，习进南已经一身藏青色睡衣在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听到声响，抬眼看她，问：“约见偶像感想怎样？”

聂染青把鞋子踢到角落就不再管，直接闭着眼扑进沙发里，慢悠悠地说：“还行，人家手指尖都戳到我脑门了，”听到习进南轻笑，聂染青忽然想起一个问题，睁开眼，目光灼灼，“对了，她是怎么弄到你电话的？”

“电话很容易就能弄到好吧，当初你的电话我不也很容易弄到了。”

“得了吧，说得你多神通广大似的。”

习进南回过头看了看电视上跌宕起伏的股票曲线，忽然笑了下，又转头看她：“你不觉得她跟你很像？”

“哪里像？”聂染青指了指自己的五官，故意说，“你指这里？”

“那倒不太像。”习进南又把头转了回去，温和道，“一样莽撞倒是真的。”

聂染青随手抽了一个抱枕摔过去，被他连人带枕一起抱住，再次笑出

来：“开玩笑，别介意。后天跟我一起参加寿辰宴吧。”

“谁的？”

“郑伯的。”

“私人宴会？”

“公共的。”

“为什么我也要去？”

“难道你想让许谈去？”

“那还是我去吧。”

夜路走多了，连三公分高的鞋子都能崴脚，时机要是到了，连去个宴会都能遇见故人。

聂染青正无聊地捧着个酒杯，打算透过它看看这个奇特的世界，结果发现果然很奇特。

十米远的地方，杵着一个人，一个故人。

聂染青眯着眼睛看过去，觉得这情景万分熟悉又万分陌生。陆沛很悠闲地站在那里，眉目间依旧是熟悉的自信、妥帖的衣服、和煦的笑意，捏着盛了小半杯暗红色液体的酒杯，正和对面的美女相谈甚欢。

他本就少年老成，两年不见，更添成熟。眉目清朗神采奕奕，不过看起来好像比原来缺了点什么。聂染青仔细一看，才发现他鼻梁上的眼镜已经不翼而飞，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真正大黑于天下。

聂染青忽然想起了台湾言情小说里出镜率极高的那句话：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陆沛此刻怕是早就被灭了。只可惜，她的目光只能像杀人，又偏偏杀不死人。

她心有不甘地瞪着他手里的玻璃物品，很恶劣地想，要是红酒能洒出些许，那她也不枉此行了。

只可惜，这概率实在是低了点。

倒是旁边一个清凉如水的声音响起：“怎么了？”

聂染青一偏头，这才发现自己正紧紧掐着习进南的手指尖，她低呼一声，赶紧松手，夺目的灯光下，她能看清他的手指上有一个淡淡的红印正慢慢地浮上来。

十指连心啊，难为他还能忍这么久，聂染青有点赧颜：“不好意思啊。疼不疼？”

习进南倒是不以为意，收回手随口问：“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这么快就累了？”

聂染青扯扯嘴角道：“还行吧。”

聂染青原来还一直想象着和陆沛再见的场景，说不定是当着聂染兮的面一个耳光甩上去，或者是轰轰烈烈地找个楼顶威胁着跳下去，再不济就是像当时那样在一千人面前号啕大哭，总之表情肯定是丰富的，但是当现在陆沛真正朝这边从容走过来的时候，她却只是挽住习进南的臂弯，表情自若，沉着冷静得连自己都惊奇。

其实聂染青有那么一瞬间倒是看了看天花板上大大的吊顶水晶灯。她希冀着老天能听见她的祈祷，牺牲几块玻璃和电极管把他直接砸进地狱。

不过事实证明，她没什么诚意地临时抱佛脚并没什么作用，何况陆沛身上还带着家传的辟邪玉。聂染青眼睁睁地看着陆沛一步步迈过来，步幅姿态翩翩有礼，一副佳公子模样地在他们面前站定，脸上还挂着很标准的笑容：“染青，进南。”

陆沛的声音时隔三年再次响起，聂染青没有忍住，心脏在一瞬间仍然不自主地停止跳动。

习进南清浅的笑意一直没有撤下，跟他碰了碰杯，问：“聂染兮没来？”

“她说她要倒时差，还在家里睡觉。”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晚上。”

“在英国过得怎么样？”

“还行。”

聂染青听着这两人一问一答，半个自己隐在习进南身后，只想速速结束这一切，忽然听到陆沛跟她说话：“最近忙吗？”

她抬起视线，嘴角再次扯出一个弧度，一字一字地往外蹦：“有一点。”

习进南轻笑，脸颊有隐隐的酒窝闪现，他忽然伸出手，旁若无人般捏了捏她的脸颊道：“你一晚上就这三个字说的频率最高。”

聂染青很淑女地继续保持微笑，只觉得脊背直得都过了头。

好不容易等到陆沛离开，聂染青觉得自己的脸都快笑僵了。想想两个曾经谈婚论嫁的人现在如此亲和又陌生地交谈，聂染青觉得这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后来他们去拜见习进南口中的郑志明前市长，祝福的词汇照样是寿比南山、健康永远。信手拈来的话一般都很让人感动，尤其是前市长在十句话内咳嗽了两次以后，这些话更显苍白。等两人相携离开，聂染青忍不住有些戚戚，使劲揪着习进南的袖子说：“我就看不得老人生病的样子，感觉很不好受。”

习进南远远地看着郑家长子扶着郑伯父去了休息室，这才说：“其实我也不好受，我小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呢，到现在都满脸皱纹了。他最近身体很不好，肺部好像有问题，两天就需要去一趟医院。”

“既然如此，寿宴请这么多人来，难道不会伤神？我刚刚还听见他的孙女说这生日宴会一点儿也不好玩。”

习进南本来有点出神，此刻听她这么说却突然笑出声，他轻轻晃着手里的酒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声音低沉，甚至还带了点幸灾乐祸地说：“是不好玩，还是玩不好？”

聂染青愣了愣，明白过来他指的是刚刚陆沛那件事，立刻伸手去掐他的腰，却被他早有预料地轻轻躲开，动作不大，并未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聂染青恨恨地看着他，他却牵着她的手径直往前方走去。

聂染青和陆沛的事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凡是认识他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过习进南究竟对这件事了解多少，聂染青并不清楚。他没问过，她也没提过。聂染青对习进南的过去基本算是毫无知晓，习进南对她的过去也是不闻不问。姚蜜对他俩的婚姻一直保持非暴力不同意的态度，她认为他俩的结合最般配的地方，就是两人皆为怪胎，真不知道这婚结了干吗。

宴会上有不少熟人，习进南拖着她又去见了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聂染青对其中有个叫楚尘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眼睛漆黑又明亮，但是头发却很黄，在人群里格外打眼。

等一遭走下来，聂染青已经有些累，正打算找个座位休息一下，习进南

却忽然说：“走吧，我们回家。”

她其实也巴不得回家，依言被他牵着走，顺便说：“怎么这么早？”

习进南的话一向干脆简洁、惜字如金，这次也不例外：“累了。”

就俩字，真是吝啬得要死。聂染青无语，跟在他后面，还是忍不住看了眼身后，没想到却正对上陆沛的眼。他很平淡地看过来，如果就这样也罢了，接着他竟然对她微微一笑！

那笑容真是百分百璀璨，堪比大厅吊顶的灯光。聂染青倒吸一口气，脚下一顿，身体又被习进南往前拉，差点摔倒。

两人回到家，聂染青一头扎进沙发里，鞋子踢到一边，又顺手拔下鬓边的发卡，重重呼出一口气：“累死了。”

习进南对她的动作司空见惯，对她前面说“还行”后面说“累死了”也是司空见惯，聂染青支着脑袋看他有条不紊地脱下西装皮鞋，摘掉领带手表，最后优雅地转身进了卧室去洗澡。

他对她习以为常，她对他也是一样。出门前是衣冠楚楚，进家后就是“衣冠禽兽”。不过如果“禽兽”也有级别的话，那习进南是比较高级的那种。不管他多么晚回家，都能做到“有理有洁”，理的是衣服，洁的是身体，其他的都统统往后滚。

习进南这个人，笑的时候那叫面如冠玉、一脸春色，不笑的时候那叫一脸包公，还带着疏离。他不说话的时候就让人心慌，脸沉下来的时候更是可怕，所幸他平时总是温和无害的模样，还勉强算是环保无毒生物一枚。

第二章 今夕何夕

他说：“我娶的是老婆，又不是厨子。”

聂染青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长很长，长到她觉得几乎包括了她和陆沛从小到大所有的回忆。她梦见自己黏着陆沛去学校，去商店，去爬山，直到陆沛忍无可忍躲进了洗手间。她梦见自己成功挤掉聂染兮，和陆沛两人去了电影院。再后来，高考结束，陆沛告诉她他想报自动化，而她想和他继续一个班，于是瞒着所有大人，和陆沛报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专业。四月海棠花开，他与她在树下漫步，他微微低头，越来越近，直到她忍不住将眼睛闭上；再后来，她在梦里对陆沛说：“陆沛，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死心塌地，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结果陆沛笑得狡猾，眼中却是温暖的，他抱着她，在她唇边低低地笑，和煦如阳光的声音响起来，她听见他说：“我就是要让你对我死心塌地，这样你就跑不了了。”

梦里的场景十分美好，聂染青却在睡梦里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并且不断地摇头，她大口呼吸，就像是无声地呼喊，她在昏昏沉沉间手拼命乱抓。隐约听到有人低哼一声，接着她感到有人在轻轻拍打她的面颊，聂染青觉得口干舌燥，猛地清醒过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梦，大舒了一口气。

床头的灯光亮着，习进南坐在她身边，眼神清明，伸过手摸摸她的额头，柔声问：“做噩梦了？”

聂染青无意识地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习进南见她平静下来，下了床去接水。

聂染青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一抬头，习进南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他背着光，目光深深浅浅，看不真切。她看了看床头上的闹钟，指针已经指向了三点，聂染青有点愧疚道：“吵醒你了。”

“没事。”

聂染青张张口，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接着灯被关掉，窗帘挡住外面的喧嚣与光亮，聂染青重新躺下，努力进入睡眠状态，可惜怎么也睡不着了。

早晨的时候习进南醒了，聂染青晕乎乎地趴在床上不肯动弹，裹上被子又闭上眼，嘟囔了一句：“早饭你去做吧，我困。”

习进南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问了一句：“今天没课？”

“双周，不上。”聂染青觉得眼睛酸涩又肿胀，声音都跟着低了下去。

她本来只是说说，本打算再在床上腻上十分钟就起床去做早餐的，结果习进南却真的依言去做了。

聂染青觉得最近习进南反常的好脾气。

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戴着围裙忙碌的习进南。他低头切菜时，眉目沉静，侧脸俊美，清晨的阳光洒进来，习进南站在厨房里，甚至轮廓都带了点金色。这个情景并不常见，聂染青心中居然莫名地涌起了某种温暖。

聂染青看着他，歪着头问：“习进南，你从哪里学的做饭？”

“这种事情还用学吗？”

聂染青无语地望向天花板，吐出两个字：“自恋。”

结婚前聂染青曾经恶补过烹饪班，虽然烹饪课上学到的东西大多数在婚后并没有用到。习进南在吃饭这方面的习惯怪异得很，他在家的时候很少说饭不好吃，除非她做得糊了或者实在难以下咽，但是他去了外面却挑剔得很。有次聂染青和他出去吃饭，习进南面对着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皱了皱眉，那天聂染青心情并不舒畅，看到他这样不禁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难伺候，酒店也就不用开了。”

习进南淡淡地看了她一眼，说：“要是酒店里做得都像家里那种水平，那它是不用开了。”

聂染青瞟了他一眼，他这话摆明了是暗示她做的饭不好吃嘛。她擦擦嘴角，慢条斯理地说：“你要是觉得我做的菜不好吃的话，可以自己做啊。”

想不到习进南却微微一笑，看着她就像在看一个赌气的孩子，声调也是